2026年10月25日
星期日
责编 缪佳祎
版式 虞君明

五星闪耀的村落

□周国成



趁回老家的空隙，我去了一趟舟山六横的五星村，原称横皮塘。

登上小教场通往五星村的山岭，就进入了五星村的地界，穿过茂密的树林，站在那里，由东向西看，五星村美丽的风景一览无遗：只见河水浩荡，一个长方形的水库镶嵌着，几乎占了整个村庄的三分之一，长长的水波仿佛把五星村分成了水陆两个世界，左边碧波荡漾、鱼儿雀跃，右边炊烟袅袅、绿树环绕，一排排错落有致、漂亮大气的民房矗立于清澈纯净的水边、苍翠欲滴的山林中。背面的六横最高峰——双顶山及其山脉云雾缭绕，整个村落笼罩在飘渺的云雾之中，宛若仙境。

五星水库存在的年代并不久远，1958年12月开工，1960年底竣工，历时两年多。在那个火红的年代，干部群众大干苦干，挑灯夜战，用肩挑，用牛车拉，堤坝上人声鼎沸，旌旗飘扬，劳动号子地动山摇，工作热情气势如虹，硬是用“移山造海、众志成城”的万丈豪情，建成了库容为68万立方米的五星水库。这种大干苦干的奋斗精神依然延续在五星村的村民身上，如今的五星水库边，亭台椅凳散落，文化长廊沿边而设，健身步道环绕周围，村民们徜徉在恬静悠闲之中，无不开心快活。

我漫步在水库边，清风徐徐，水波涟涟，绿意绵绵，心情悠悠，只见有村民泛舟河上，撒下渔网，一条条活蹦乱跳的河鱼，一只只不时腾空的河虾，甚至缩着头颈、缓慢游动的乌龟等都成了网中之物。

五星村的文化礼堂矗立在村中央，文化长廊紧倚在五星水库的旁边。这天不是什么节日，再加上是午后，礼堂内外都没有人，但我透过窗户向内望去，只见里面桌椅板凳、锣鼓器乐都摆放得井井有条。据说，每到春节、元宵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国庆节、重阳节等传统节日，五星村的文化礼堂内便张灯结彩、锣鼓喧天、喜气洋洋，全村的人甚至慕名前来的游客都会在这里欢度节日，其乐融融。

从文化礼堂出来，我看到一条从山上蜿蜒而下的溪流直通水库，沿着溪流而上，没走几步，就看到了一块大大的石碑，“五星山地健身公园”八个字赫然在目。喜欢健身的我赶紧拾阶而上，登上公园的高处，面向水库，环顾四周，五星村的秀美风光又一次展现在我的面前：向前看，雨雾迷蒙的水库外，看上去一马平川，似乎看不到边；往后瞧，山林叠翠，山上一片绿意盎然；朝左望，茶园风光近在眼前，茶树飘香，一个硕大的茶壶摆放在广场中，旁边还有一个人的塑像；朝右边看，一垄垄绿油油的庄稼长势喜人。

从公园出来，走到广场上，近看塑像，原来是唐代的茶学家和诗人，被誉为“茶仙”、尊为“茶圣”、祀为“茶神”的陆羽。我恍然大悟，这里闪现着村民的智慧之光，寄托了五星村民让茶香飘万家的美好愿望，种植着让村民过上如茗茶般醇美的幸福生活的希望，而这种愿望和希望正慢慢变成现实，村里的普陀佛茶每年都畅销各地。

我又来到了水库边，沿着健身步道漫游，丝丝雨点撒落在身上，清清水波荡漾在身边，时而听到清脆的鸟鸣，红绿相间的观赏植物也愉悦着我的心情。村中的文化长廊足有百米之长，也可以说是百米画廊，一幅幅照片记载着村民文化体育等节庆活动的点点滴滴，一行行文字诉说着乡村振兴的发展历程，一张张图片展示着村民奋力建设绿水青山家园的美丽画卷。如今，五星村获得了全国文明村的殊荣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。

坐在凉亭里，看着眼前的水库，看到了搁浅在滩涂上的龙舟，眼前仿佛又浮现了水面上村民们奋力划舟、力争上游赛龙舟的热闹场面；看着面前空阔的广场，仿佛看到了这里举办“五星海岛土豆节”等活动时的欢乐场景。

这时候，我的思绪又穿越时空，仿佛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记得凉亭所在位置，原来是一片空旷的操场，村民经常在这里观看露天电影，印象深刻的有两部，一部是《红楼梦》，一部是《甜蜜的事业》。四十年后的今天，五星村已经建设成了一个山清水秀的美丽的大观园；四十年后的今天，五星村的村民们在幸福的家园里正唱着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，继续向着振兴美丽乡村的甜蜜事业阔步前进。



资料图片

“我眼里的舟山”征集

请将您的稿件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：zswb03@zsnews.com，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眼里的舟山投稿”，并在邮件正文内留下您的姓名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，如投图片请标注拍摄地点和时间。

您也可以关注“舟山晚报”微信公众号、“舟山晚报”小红书，在后台留言投稿。

在渔港吃一碗面

□王钢



去舟山是前年秋天的事。一个老朋友在那边开了家民宿，微信上喊了我半年，说你来，别老在深圳闷着。我心想，去就去吧，反正店里有店长盯着。

飞机降落宁波，再坐大巴过舟山跨海大桥，一路都是海。到了舟山，朋友开车来接，车窗摇下来，咸腥的海风扑面而来，跟我住了二十年的深圳的海风，不是一回事。深圳的海风是热的、黏的，像蒸笼揭开的一股气；这里的海风是凉的、脆的，带着鱼虾和盐的味道。

朋友带我去沈家门渔港。正是傍晚，渔船泊了满满一港，桅杆如林，船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，倒映在水里，明明灭灭。岸边一溜排开的大排档，灶火通红，老板娘站在门口拉客，一口舟山话：“来哦来哦，今朝新到的带鱼，透新鲜！”

我在一家老店坐下，要了一碗海鲜面。老板娘问，要加什么？我说你看着办。她利索地往锅里丢了几只虾、两只梭子蟹、一把蛤蜊、几片带鱼，还有几根小青菜。面端上来，满满一大碗，汤是奶白色的，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。

我埋头吃，朋友在对面笑，说，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我说，这面怎么这么鲜？他说，鲜货呗，早上还在海里，中午就上了岸，下午进了锅，能不鲜？深圳的海鲜，运过去得几天，冻过的，没这个气。

他说得在理。可我想得更深一层：舟山人有福气，家门口就是海，海里的东西，想吃了，拐个弯就到。我们陕西人吃面，讲究麦香，讲究面的筋道，那是土地给的；舟山人吃海鲜，讲究一个“鲜”字，那是大海给的。不管哪样，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吃完面，天彻底黑了。朋友带我在渔港边散步，海风凉飕飕的。他说，我们这儿的人，祖祖辈辈靠海吃饭，台风来了就躲，躲完了再出海，命都是海里捞的。我说，跟我们在黄土地上刨食一样，靠天吃饭。

他笑，对，都是吃老天爷赏的饭。

那晚，我躺在民宿的床上，听着远处隐约的潮声，睡得特别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又去吃了一碗海鲜面，这次加了一份当地的白蟹。老板娘认出我，说，靓仔，昨天那碗没吃饱啊？我说，吃饱了，是想带个念想走。

回深圳后，我在自己店里试着做了一碗海鲜面，用舟山朋友寄来的虾干和蟹酱。味道不错，可总觉得差点什么。差什么呢？大概是差那个傍晚，差那阵凉脆的海风，差老板娘那句“今朝新到的带鱼”。

后来朋友问我，舟山好不好？我说，好。他又问，好在哪儿？我想了想，说，好在吃了一碗面，面里有一条船。

